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社论

新共全国委员会主席

威廉斯同志逝世

新华社惠灵顿二日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战士、新

志在长期患病之后，不幸于一日晚在这里逝世。

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三年四月，在新

Downloaded from <http://ajph.org/> on November 10, 2014

七、三、米。



省委、
六月二
动工兴
总干渠
在完工



湖南省
二政治
地委、
结束的
子单位



确的
反党反
帮,攻
义制度
的总干



著作新也的比总川省管理委目会议表用毛高大

习毛
东思
事，
近一
部和
主席
第一
保山
佳、中
市环境
自治
中共
应邀
他们自
带头
真学
切工
分明
区学
领导
一般

群众性
接掌握
有的一
主席第
后于一
活学活
交通部
中共云
省苍溪
州省贵
省松桃
县长巴
曲旦和
的代
“班长”
部和群
的书当
坚定，
目前西
要是县
之兵胆

广泛兵群上空部学部学现了全上发器中共及中共区朗记兼就是学特别极组把毛确，著成情况看平衡落

出现了。广大。这是。以上。步。变，已。在这。公司、。华宁县。的代表。记王沛。、西藏。县县委。代表。领导。作，并。武装头。能够方。中，取。议反。发展。王沛

来，的新时代开显著况好的司第云寿站支吴区谢的解明，毛泽东指示革命著作目以

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坚决斗

为自己造

还得

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

前言

《历史研究》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来，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这个刊物，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以显著的地位，大量的篇幅，在史学方向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大放毒草。自《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来，他们是大减篇幅，抵制这场斗争。最近，他们突然一反常态，故作积极，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大登“批判”文章。

五月十五日出版的一九六六年第三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编辑部的《评注吴晗胡适通信》。据编者按说：“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彻底揭露吴晗这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把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进行到底。”乍看起来，他们这一回好像是要革命了，好像是要对吴晗彻底揭露、坚决斗争了。其实这是骗人的鬼话！

如果《历史研究》编辑部不同意这样的论断，那我们就要问：既然吴晗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既然这场斗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身为《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所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长期不公布在所内藏着的这批材料？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材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材料？

显然，你们公布这批材料，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

你们被迫公布这批材料，玩的是假斗争、真包庇的把戏。你们通过所谓“评注”，继续给吴晗

打掩护。你们说什么这些信件“说明”吴晗走的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道路”；说什么吴晗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只是在学术上请教”胡适；说什么吴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还有“一点点淡薄的民族观念”；说什么吴晗“从一九三〇年以来唯一无条件地接受了”是胡适派实用主义”，“三十年来，他走的也就是这条道路”。按照你们的说法，吴晗只不过是在学术上跟着胡适走，并没有成为洋奴胡适的忠实奴才，并没有全盘接受胡适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衣钵、追随胡适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叫什么“彻底揭露吴晗”呢？这叫什么“坚决”“斗争”呢？

人们只要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信件，就不难看出，吴晗和胡适的关系不仅是什么学术上的关系，而且是反动的政治关系；吴晗三十年来道路不仅是什么实用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道德。

你们公布这批材料，还有一个极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你们假借批判吴晗的“先史后论”，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人们知道，吴晗的“先史后论”，就是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胡适的所谓“处处脚踏实地”，“勤劳”，“细细地读《明史》”，“钻到史料堆里去。这和“有些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有什么相干呢？你们把这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硬扯在一起，不只是逻辑的混乱，显然，你们是另有指指的。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你们既然敢于如此这般，人们就有理由问：你们和吴晗一伙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下面，我们也把这批信件加上按语，请读者拿来同《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评注加以对照、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史绍宾 五月三十一日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杂记小说等等有关南洋的图书汇集分析起来，做成一个索引。到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国记》的时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显的兴趣，内中有几点：

- 1、《佛国记》称中天竺为中国（自称则为秦人土人）。a“乌菟国，中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b“……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无霜雪，……”c“凡诸中国，以此国城邑为大。”d“中国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e“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停六年，还三年。”

- 2、往返年月矛盾：据记言，法显于宏始二年发长安，往返十五年，则还年应为义熙九年(413A.D.)。据《高僧传》，法显发于隆安三年(399A.D.)。即后秦宏始二年，往返十五年，则还年应为义熙九年。而据《佛国记》“旋属刘家”，则还年当在刘裕篡晋之后。据载言：“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则不特不符往返十五年之后，且甲寅为义熙十年，义熙十二年为丙辰(416A.D.)，亦参差。又考《隋书·经籍志》：“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处之学其书语，译而写之。还至金陵，与竺法兰师跋罗共撰定，谓僧只律学者传之”，亦无年月明文可考。

第二点不过不是引起研究兴趣的动机，将来如能找到旁证，也许可以推翻前人对于“中国”二字的咒说；第二点的年月问题，我现在预备做一篇法显《佛国记》考研究，项目如下：

- 一、法显传略a 年表b 历史上的背景（根据《南史·经籍志》）c 时代的背景（根据《隋书》、《晋书》）d 后代的影响
- 二、法显西行求法年月考a 地名考b 西行所至年月表
- 三、西行求法的成绩与中土佛教四、法显时代的南洋诸国与中土之关系五、法显西行求法往返西域路线图

关于法显出发时的年月已成问题，至于回时年月则有一极有力之左证：

“《僧中有大德沙门，名达摩暨，……摩訶訶罗精舍有一高德沙门，……国人疑是罗汉。……法显至，不及见其生容，唯见葬时……”假能找到达摩暨与高德沙门之生卒年谱，则法显回时之年月问题当不难解决了。因为 先生现时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间提出来，写信给先生，并且希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予我以下几点帮助：

- 1、达摩暨与高德沙门之事实（生卒年）；
- 2、关于研究法显所必须的资料的借与（如《高僧传》等书）或抄给；
- 3、我所能根据的只是一篇《汉魏书》内的《佛国记》，原很坏，我想找到一比较好的版本，把它标点校对出来；另外再找《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传》校对一过，订在一起或寄给它出版。使研究的人可以得到许多方便。此议是否可行？如可，先生能否供给我必需的书籍或替我代借？

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程的人。希望先生能化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点回信。

学生 吴晗略（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

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前辈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效劳。吴晗知道胡适“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置身之阶。

胡适向当时的“少年朋友们”兜售实用主义的“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吴晗就向他献上说：“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程的人。”这就是说，吴晗心甘情愿地请求胡适牵着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适之先生：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P. 174《跋红楼梦考证》有这么一

条：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余录》（道光癸卯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它抄下来，预备你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连忙去找从前抄的来对照，又忘记忘在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把梁书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

-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实有其人，曹为一老贡生，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零落，无人过问……上文是说一位满洲朋友告诉我，《红楼梦》这部书海涅的评语，下文之说似乎含有“报应”的意思。从这一条上看出来的是：
- a 纪元一八四三前后智识阶级对于《红楼梦》的态度。
 - b 那时候人已经知道《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
 - c 曹雪芹是一个老贡生。
 - d 无子。
 - e 身后萧条，无人过问。

按雪芹死于一七六四，距《北东园余录》之成书不过七八十年，且此条所说满人谈话亦不必即为当年语，当较书者为早。所以我想梁氏所说比较可信，且可证明先生所考之正确。惟c、d两项似有问题，先生以为何如？

学生 吴晗略 六，二九。

又，我下半年要转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〇年×月二十八日）

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敏兄弟的诗断定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但是先生的只是假设，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同时代的证据。

这几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证实此问题的材料，特地抄了献给您：

永忠的《延芬室稿》的一部分——《志学稿》（副定本），永忠曾替它作了一篇跋，最近燕大图书馆又陆续购得永忠手写的《延芬室稿》全部，约二十七册，这手稿是编年的，极有历史价值，在册十五有这么一条：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永忠）年三十四岁……”

“因墨香得见《红楼梦》小说即雪芹三绝句（姓曹）：‘传神文笔绝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冥侯。”

墨香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关语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故呼才鬼一中之。那来眠底复心劳，辛辛苦苦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辟，争教不醒浑浑噩噩。”

手书有批语：墨香曰：“此三首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说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这一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丙申(1776)六月七日录。”(其他各册亦均有时日。)这是永忠三十四岁那年做的，做诗的时候，雪芹已死。诗题云云，或雪芹即死在是年(1768)或更前？这是先生所假定只是三年，总之雪芹死在一七八八以前，由此可以断定。由此三首诗和评语，至少可以推出下列事实：

- (1) 永忠由墨香处得见《红楼梦》，永忠和雪芹同时而不相识，因谈《红楼梦》，适见面晤（？）为诗语之。
- (2) 墨香和雪芹或有关系，在墨香的著作中，或可寻出关于雪芹的史料。（墨香待考，数日内或可报命。）
- (3)《红楼梦》中有谜语(?)——故墨香墨“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非传说小说，所谓谜语是当时旧礼教下的假道学所加于男女事件的代名词，因其中有这些事，所以不能为传说小说，这可以代表一七八八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对于《红楼梦》的意见，反之，一七八八后的流行，也足以窥见社会的变革，原因多半可以归到宫廷和社会生活的变革，士大夫阶级的提倡上去。

(4) 诗二以宝玉题词一首，自然是指数八十八回。先生所说“书未完而曹雪芹死”的一假说，《红楼梦》页三十七，似有商榷处，因在一七八八年前或稍前。永忠已谈《红楼梦》，其非未可知，在一七八八时墨香已“闻之久矣”，其非成于一七八七左右可知。据此则书未完在一七八八前五十年，我以为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红楼梦》在一七八〇前后，曹雪芹已把书写成草稿，下场是非悲剧的，黛玉、湘云、凤姐、雪琴等都有结束，永忠所说的就是这本子，故有“不是情人不泪流”之句。(二) 高氏所续的或抽了十回后的一部分，加上自己的，成百二十回本。退一步讲，即使未完，全书也已预定悲剧的下场，但不是书未完而雪芹死，是未完的书于雪芹死前七八年，当时已有有刻本(?)？否则，雪芹之死，使当修前七八年，约在一七八〇左右了。

(5) 雪芹晚年生活是穷愁潦倒的。

据《延芬室稿·曹襄毅集》文苑九《宗室文忠公述》：宗室王公大臣曹襄毅公著述甚多，康熙帝帝位下，永忠字良甫，号墨仙，一字渠仙，自号延芬室主人，又号如痴居士，九华道人，敬轩主人，多罗佛勤郡王孙，多罗勒勤贝勒弘明次子，乾隆丙子(1756) 封三等辅国将军。生雍正十三年乙卯，卒乾隆五十八年五月(1735—1793)，年五十九。他和敦敏、敦诚、敦敏……都有交情，《延芬室稿》约有诗七八百首，文若干首，

里面很有一些和他们赠酬的诗。

以上这些是因为我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学编》的缘故，近几天重读先生的考证，见有引永忠的去处，便开始注意这部被破本，果然找出这么一些来，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

据这书的内而而论，内中一定还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我明天还要细看的找去。（因为残已陈旧，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发现，亦未可知。

敦诚一辈人的生卒事迹，有否再考虑的必要？假使先生出，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们赠酬的诗抄来。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陈文述的《西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专此谨颂康健

学生 吴晗略上 二十八日晚

按：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是洋奴买办文化的一个标本。“适之先生”作了“大胆假设”，“学生吴晗略”连忙“小心的求证”。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讲话中，无耻地向青年推荐自己的“经验”：“抄书这一关很重要，要勤动手推书，否则就要吃亏，我是常吃这个亏的。”读了这封信，就可以知道：吴晗的所谓“勤动手”，就是要看准主子的喜好。所谓“动手”，就是要勤抄书，进献资料；勤写信，表白忠忱。所谓“吃亏”，就是进献了一条可作敲门砖的材料，后悔莫及。吴晗的一整套“经验”，就是这一类奴才趋炎附势的登龙术。

吴晗最近低称：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起的胡适批判，他所以一声不吭，是因为参加了政府工作，公务繁忙，手头又没有一本胡适的书。这封信拆穿了吴晗的弥天大谎。原来，当年的吴晗就是胡适派“红学”的一个小喽罗，他不愿意背叛师教，看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适之先生：

在两个月以前，找到一篇《数书》中吴之藩撰的《胡应麟传》。撰者的时代稍后于胡氏，在这篇文中说胡氏的卒年是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年五十二岁。这可以把顾颉刚先生在《四库正误》中所提及的应麟卒年问题解决了。（他在序中搬江湛然的推荐卒年在六十六上）恰巧前几天由燕大图书馆借来一部《泰山山房全集》和《弁州四部稿》，就发了将近半个月的工夫在二书中辑出关于胡氏生平的史料，另外翻了一些和应麟同时人的诗文稿和墓志，以及《明诗综》、《金华艺文志》、《全浙诗话》一类书，和中海图书馆所藏的《太函集》、《西酉园诗集》诸书，草成了一篇将近三万字的《胡应麟年谱》。

似乎是胡氏的事迹在校点本《四部正说》未出世以前，还没有人注意过，有些攻击他的就只攻击他的依附王世贞（《明史·文苑传》），又或如钱谦益之专攻他的《诗数》，沈德潜和四库馆臣之吹毛求疵，给他不留心意的偶偶加以排揆。反之，替他说好话的如宋牧斋之流，也只空谈润地以“读书种子”四字了之。至于他的事迹，则似从没有人加以注意，即有之，亦谬误不足据。

现在我所整理的材料，全已分系在各年之下，除开矛盾的地方，我自己不参加什么意见，他的重要著作的自序，因为可以说明本书的旨趣和见解，也一起抄下，材料的引用是以应麟自撰的为主，其他可以参证者删之，例如王世贞的《胡元瑞传》是据应麟自撰的《石羊生小传》增补而成，与胡应麟传》是据《家大原房述》撰成。这样，除开王撰的有同之外，便全据胡氏，间或两传合用。

因为明代名人多，到处结社，标榜，空虚淡薄的时代下的文人，他自己也是长安社、白榆社中的人物，在他的出生前的五十年中的所谓前后七子的最盛期，和他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我预备把年谱分成三段：（1）从正德元年到嘉靖二十九年，七子运动时期。（2）从嘉靖三十年到万历三十年，应麟年谱。（3）从万历三十一到现在（A）应麟著述的刊本年谱（B）前人对应麟的批评。

这作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先生能教一点工夫，多指教。我所参考的书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绍一些给我。

因为没有和先生直接谈过话的缘故，最后要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九二九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南开以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学燕大南，不料到北平后燕大又不肯收我，因为我在公中的英文成绩不好，虽然在学校时他常寄入允许证来。后来顾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文编辑室做编辑。我又要整理下半年到北平大学史学系学，因为恐来不及的复校，就辞了燕大的教职，先时预备功课，所以在有时间来写这篇年谱。

学生 吴晗略 五月五日

按：吴晗拍马有术：先是提问题，后是献材料；眼看时机成熟，随即“自我介绍”。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二天，佳音传到。

吴晗在解放后无耻地为胡适辩解，说明适因

为反对蒋介石，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并且撒谎：“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学点新学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封信说明，吴晗千方百计地钻进美蒋奴才胡适的门下，死心踏地跟着他走，完全清清楚楚，哪里糊里糊涂？

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

吴晗同学：

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得很高兴。

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〇）但我的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藩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

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适 廿，五，六。

按：这是胡适给吴晗的第一封信，对吴晗阿谀和逢迎的“工作”，表示“记得”和“知道”。主子给奴才下了第一道嘉奖令，并且立即引见。于是，吴晗登堂入室，得附驥尾，成了胡适手下一名反革命的“过河卒子”。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月十九日）

〔本件上缺〕

去年冬间，发两心编一个《四史人名索引》，——我以为是研究古代史，应该从双心侧调，但是苦于事迹的不集中，无法整理，所以有编人名、地名和其他索引的必要——到现在已经写好了四五万片子，经过两三名在校对（成本用股本，校本用白稿本的景本和金陵本）和排比，大约下半年如能入学，年底可以成功。可是困难的问题甚多，现在约几个大的请你指教。（1）索引本为便于检查而作，故篇幅应力求节省，现在我的体例是参《史记补注》而更详其所略，略其所长。姓名下具列籍贯、家系（如○○子，○○弟），官、号、异名，而不著其仕宦（仅列封爵），其所见亦仅举某几、汉几卷，而不标明页数者，此第因无一标准版本可据，抑且太繁，恐不使用。不过师友人中亦有以为应详举页行者，其理由以何如不知，仍便未便。诸如照此说，则四史中如汉高、汉武、光武、司马迁、曹氏及诸将相人名须各列举数百条，即在同年卷中亦须数十页，究竟应否称举若干？此其一。

(2) 索引中诸字语分表，向来依照《说文》部首排列，晚近四角号码分亦属风行一时。此索引之分表排列，究竟应从从前，二者以何方便？此其二。

(3) 国人习尚相沿，称谓善以字别号相冠，其甚者固尽人皆知，如胡适之，拟于索引后另异名、封爵表。谱系之学，晋人所重，沿源溯流，亦可窥见思想源流、社会地位，拟于索引后另世系表。其古帝（如三皇五帝三代）列国（如秦）彼此不同者则拟另表出，借资探考。又如刘向、伏、陈、周、周次之流，西汉一代，姓名雷同者甚多，往往借同姓名字之学，仅限有传者，多未详备，拟于索引后另同姓名字表。

以上几条，不过是我草率大略，此外如去取，妇女，神仙之甄录，有名无姓或只一姓，奴颜媚主之族等者，存在均问题，盼望你能简单地指示给我一条明路。

上次你所说的北大旁听生制度，我已去问明，据说现在没有这种制度了。现在我对于英文、西洋史、逻辑等尚法有想英文表现，在能够得着书，就是英文了——就是数学要抱佛脚，也来不及，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又，我想找出校勘高批评明应麟的话，这几天曾把四部丛刊本的《初学集》和《有学集》翻了一遍，不料竟找不出来，不知道是否否在的书？你能告诉我吗！

学生 吴晗略上 十九日午

按：为什么不能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就那么丧魂落魄？很简单，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已经以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吴晗看准了胡适是能够给他“指示”、“一条明路”、掌握他命运的靠山，因此，不能到北京去当胡适的跟班，对他“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月十八日）

适之先生：

《数书》八卷，经托家乡的朋友向四处邻近各县大索，竟不能找到。这书《四库总目》及《浙江采集遗书总目》均未著录，晚近胡适氏著《金华经籍志》始引用之。前人如王崇师之《金华征献略》亦于是书多所取材。不知道《金华丛书》和《续金华丛书》为什么不把它的收入？

现在这个本子向家乡的朋友借来的，尚有《数书别录》四卷，随其命笔，似是著此书时所余之零章断句，别为一编，可惜也找不着，否则我想里面一定有些可贵的史料，足供引用。现在先把这四册寄上。

（下转第三版）

